

裘星一
著

320的远方
有多远

320 de Yuanfang
You Duo 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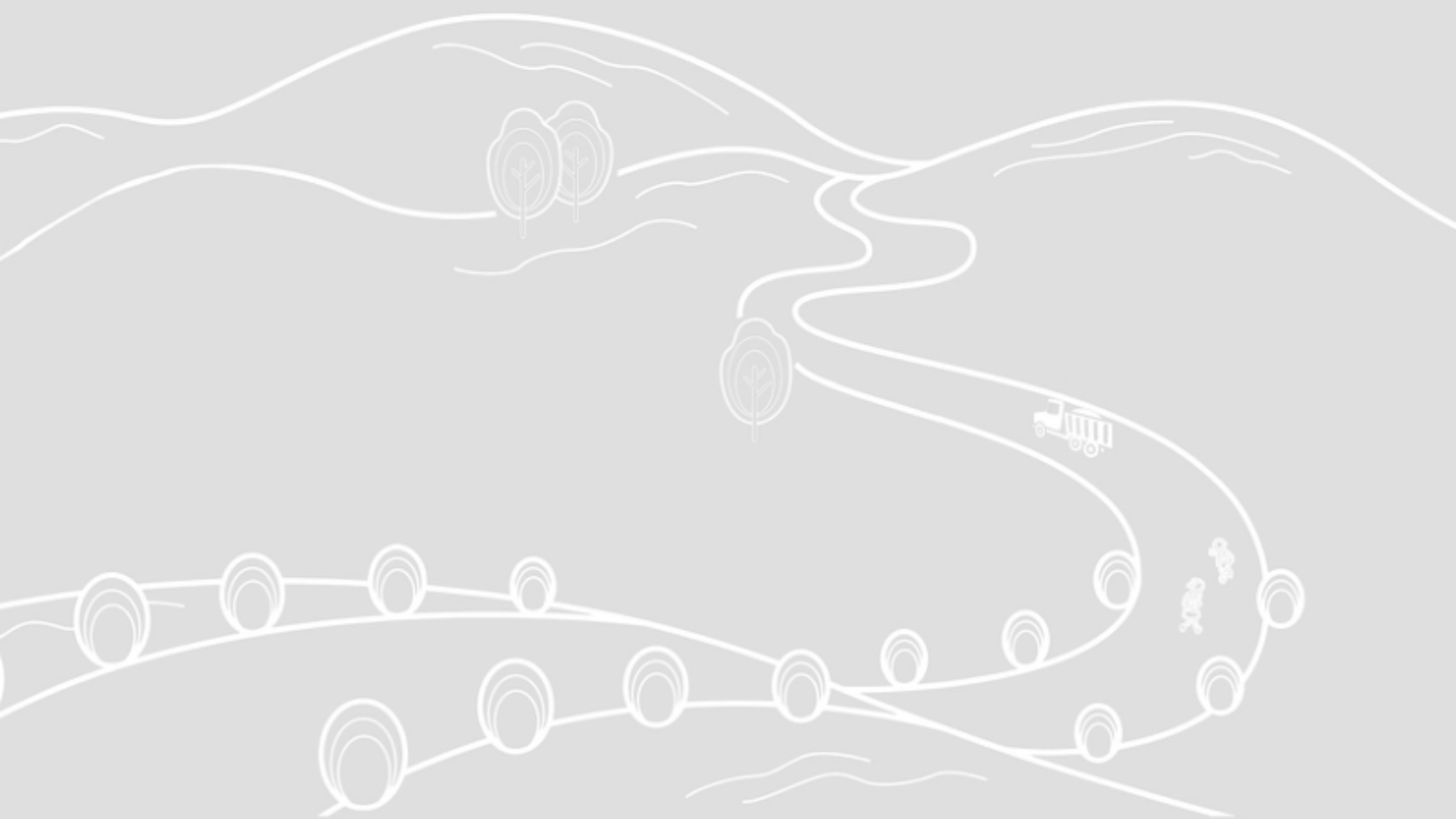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裘星一
著

320的远方
有多远

320 de Yuanfang
You Duo Yua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320的远方有多远 / 裘星一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500-3509-6

I. ①3… II. ①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53434号

320的远方有多远

裘星一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胡青松
特约编辑	沈小惠
书籍设计	张诗思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张 10.75
版 次	202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509-6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47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在文学的远方

胡青松

我对裘星一老大哥的印象，还停留在那年从杭州东站前往富阳的路上。天色向晚，车子沿着钱塘江流域一路向着它的上游富春江飞驰。我们在潦草的寒暄之后，便把话题收拢在此行的关键词“文学”上。那是一个奇特的记忆片段，以至于多年后我还能从芜杂之中准确地抽取出来。在夜幕笼罩的逼仄车厢里，我像是远道而来的文学特派员，与地方上的同志匆匆接头，便马不停蹄地交换着最新情报。忽明忽暗之中，裘星一以极为谦卑的姿态听我“布道”，并透露出所谓的小地方的写作与发表的不易。这是我多年编辑生涯中最习以为常的话题。因此，我也有一种体会——大城市的写作诚然是有着前沿优势的，作品发表也好，文学活动也罢，难免天生优越，高手云集也是常态。但他们常常是各自为战，守着各自的山头，甚至有点互不相攀的意味。而小地方的局限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小地方的独特性也是自成一体的。相比之下，我也许会更喜欢小地方的写作者以及写作氛围。

我为什么会更喜欢小地方的写作者以及写作氛围？这听起来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先说明一下，我所说的小地方只是相对省会或一线城市而言的一种行政概念。所以在我看来，小地方写作与发表的不易多是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这并不意味着小地方诞生不了好的文学，恰恰相反，很多力作都是出自这样的肥沃土壤。就像“生活在别处”，文学可能也在远方。这种远方远到县城甚至乡野。依据我多年以文学之名走访多地、结交诸多作者朋友的经历，我以为小地方的写作者有一种纯粹的内核，写作氛围更是呈现出抱团取暖、携手共舞等等特质。他们没有所谓的专业写作，却有着最本真的文学信仰，累身于小地方的各行各业，内心深处仍把文学作为一份精神索求。他们有着强烈的集体主义感，始终以地域作为写作的重要标签，各自独立，却又相互鼓励。乐意分享自己的创作成果，更乐于见证对方的文学进步，发表或出版对于他们而言，是值得共同小聚一场、喝上一杯的头等大事。这样的文学才有了烟火气，才不显得那么装腔作势。

扯得有点远，回到那场营养不大的对话，回到裘星一。听他坦言不易，我想到的是一句俗语，好饭不怕晚。写作原本就是不易的，不过好作品也总会被捕捉到的。在编辑这部作品集前，我对裘星一的作品没有全面的认知，也不好评判他的不易背后有多少源自作品本身。不过，我很早就知道他和富阳的同好在富春江畔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几个本土写小说的作者，“合谋”搞了一个小说沙龙，名为“137”。这个名称听起来像

是某个地下组织的文学自发团体，实际上蕴藏着宏大的“革命理想”。“137”的含义是1个月读一个经典，3个月写一个主题，一年至少写7个短篇。他们宣称以此承接达夫先生的灵气，从富春江两岸，走向全国。这之后还真出版了一本合集，就叫《137短篇小说集》。我不知道他们坚持得如何，但我陆续和其中几位成员成为文学上的朋友，并有幸编辑过他们的作品，见证过他们的创作之路。毫不讳言，他们的创作着实还是让我钦佩的。说个不恰当的比喻，“137”就像一个未知的暗房，每闪现出一个名字来，都能让我由衷地发出一声惊叹。

这一次的惊叹来自裘星一。深读裘星一的小说，让我想起第一次喝浙江的一种高度酒——同山烧，暴烈之中蕴含着醇厚，一上来就炸开布满口腔，然后那种高粱的本味就像细密的针脚，奔涌过来。他的小说语言干净利落，结构也极为明朗。切入文本，粗粝之感首先扑面而来，然后才是余味悠长。通读下来，首先想到一个词“伤逝”。这是裘星一贯穿始终的一种笔锋。《巴望会计的一本账》中巴望一把火烧掉了账本，也失掉了魂；《柴禾堆里的迷藏》中双抢被打断了鼻梁，也失去了少年懵懂的嗅觉；《为什么不托屁股呢》中子川试探着某种纯真，却丧失了某种纯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中多情的亚桥却遭遇生理上的缺失……伤逝无处不在，《稻穗掀起金波浪》是一种田园将芜的伤逝，《七度空间》是一种青春残破的伤逝，等等。这种伤逝感锋利无比，在一种插科打诨的情节调动中，逐步切开了人性的

肌理。我以为，这样让人真实感受到疼痛的小说称得上是“真小说”。

其次想到的一个词语是“无解”。就像是电影的开放式结局，裘星一也善于给出小说无解的命题。这种无解也许更贴近生活的不确定性。《320的远方有多远》中卡车开往何处，谁也不知道，对远方的向往演变成对前途无尽的恐慌；《门口有双男人的鞋》中门口的那双男人的皮鞋无疑是道德的门槛，而小说结尾“将男人的皮鞋踢飞开去”则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任性》中神神道道的几个人在生活中走火入魔，究竟是谁心理有病，天知道……我心仪这样的无解，它给了想象以无穷的张力，它让小说在虚构之外延展出不主题的变奏，向着文学的远方荡开。

《320的远方有多远》是裘星一小说与散文的合集，但裘星一更符合一个小说家的气质，以至于他的散文也游走于小说的边界。对人物心理的建构，对情景对话的塑造，无不彰显着小说的语调。而其散文主题多是追溯家族的脉络，体现出其对吾乡吾民的描摹。小说与散文两相参照，互为坐标，从文学的远方回归到创作的源头，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交织出那个扎根于小地方且专属于裘星一的文学王国。

目 录

小说

320的远方有多远	002
柴禾堆里的迷藏	016
巴望会计的一本账	030
任 性	044
稻穗掀起金波浪	064
像墙一样躺下去	081
门口有双男人的鞋	09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17
七度空间	134
为什么不托屁股呢	150
股份少爷	166
我们的干爹	235

散文

- | | |
|------------|-----|
| 遥远的西湖 | 266 |
| 河西有故人 | 272 |
| 墓地阳光 | 278 |
| 人生暂停 | 284 |
| 我们去飞 | 289 |
| 这是个啥世道 | 295 |
| “纸”音 | 300 |
| 和时钟一起浮现的风琴 | 306 |
| 那个朝代 | 314 |
| 生活在喇叭里 | 320 |
| 清官与桥 | 324 |
| 一九二六年的营阵 | 329 |

小说



XIAOSHUO



320的远方有多远

我喜欢拖拉机，拖拉机又很喜欢公路。它在田埂上只能慢腾腾地咳嗽着喘粗气，像个快要咳死的老头，由着坑坑洼洼把它颠上去摔下来，但一旦它爬上了公路，那就是一头钢铁的野兽了。我爱这样的野兽，更爱在公路上闪电一般地追上它。拖拉机手亚非拉说，我和拖拉机是一块麻糍一块糕。

我的飞奔是被拖拉机勾引出来的。我快上四年级了，但还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只知道自己这年龄，屎尿还拎不清。整个学校都罢课闹革命了，班主任要带我们去参加批斗会，但校长说，他们屎尿还拎不清呢，去干什么？低年级的统统回家学语录去，一句顶一万句，学会了，批斗才会狠。我一捧上语录瞌睡虫就上身，爹娘又撵，大白天的瞌睡什么，去去去。好像瞌睡只属于夜晚，大白天应该是干点儿什么的。

我姐她们就在干着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我好眼热，天天黏着她，可她也轰我，去去去。她们结成一帮一派，手臂上戴个红袖章，胸口别着像章，搭轮船乘汽车去北京。我姐说只要到了上海，就能乘上火车，不用买票，饭店、旅馆也白吃白住，还有人接待伺候你。我姐对爹娘说着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兴奋而又饥饿

的光。我也眼巴巴地盯着爹的脸，盼着他让姐带上我。我爹瞪圆了眼说，盘古开天地没这样的好事，怎么个个屁股抹油，着了什么魔啦？我姐说真的是白吃白住，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城里来的红卫兵说的。爹哧哧地哼鼻子说，白吃白住？开火车开轮船的，开饭店开旅馆的不是亏死？难道他们全傻了？姐也嗤笑，还胸脯一挺说，他们不亏，毛主席给付的钱。爹你让我去吧，我不要你一分钱一两粮票。我爹还是不信，让我坐门槛上管着我姐，我姐在屋里团团转，像只刚被鼠笼逮住的老鼠。我说姐你回来后，肯讲北京上海给我听吗，我姐猛点头。姐那么爽快，我又顺杆子爬，我说你要带很多东西回来给我吃，反正毛主席付钱的。姐慷慨得像个阔太太，你说吧要什么东西！我想了想说，我要糖、芝麻白糖饼，还有油条。我在边想边报下去，她不耐烦了，说，凡是好吃的我都给你带来行了吧？我心满意足地点点头，说，那我睡了。我说完就横在了门槛上，死死闭上眼，我姐冲上楼拿下包裹，从我身上跨了出去。

我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和像我一样屎尿还拎不清的伙伴在一起，我们整天在公路上逛荡，盼着我姐快回来。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班客车和几辆拖拉机驶过这里。客车在村头停一下，吐出三两个人又吸进四五个，然后绝尘而去。我们追不上客车，而拖拉机常常被我们撵得喘粗气。我们从村西头追上它，爬上去，乘到村东头跳下来。又在村东头撵上一辆，我们乐此不疲，但最远只敢乘到西面的芳泉村，东面的六亩村。这条细沙石铺成的公路傍村而过，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清楚窜到哪里去。我姐她们就是从这条公路出去的，还有很多大人也扔下了锄头铁耙，从这里走出去了。他

们兴奋地嚷嚷着串联去，串联去。

我不知道串联是什么意思，但我清楚串联肯定和山外面的人有关系，男男女女的串在一起，吃香喝辣的。完了，一抹嘴，打个嗝，又嘻嘻哈哈串去了，山外的世界真是个天堂。环山的一切让人讨厌透了。环山人的口音，环山人的邈邈，环山这个土里土气的地名，甚至环山人的汗味，都突然让我讨厌起来，外面随便哪一个家伙，也比环山人好。我多想去嗅一嗅山外人身上的气味，听听他们陌生的口音。我正在这样瞎想，群夫推我一下，问，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去串联呢？我说等我们屎尿拎得清了。那要等多久呀？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们正在伤心绝望，一辆拖拉机从弯道上突然拐出来，在我们的身后又加大了马力，哒哒哒地吼上来。我知道，它怕我们，想快溜。就在它快要擦身而过时，我忽然浑身着了火，撒腿便追。不出百米，我追上了它，再稍稍加了点力，我已和它齐头并进了。那个拖拉机手好奇地偏过头看看我，又侧身看看车屁股后面。群夫他们正在往车帮子上扎上去，拖拉机又吼叫一声，显然它又加大了马力，我还是和它保持着并头齐驱，他见甩不了我们，就一脚刹车，我冲过了头，群夫他们撞在了车屁股上。这个黑得跟炭似的拖拉机手，从屁股底下抽出一柄摇把，纵下来要打我们，我们四下逃开去，他回到拖拉机上，我们又合上去。群夫说，我们给你搬砖头行不行？他笑了，好一口白牙，像新闻简报里的亚非拉人民。后来，我们就叫他亚非拉。亚非拉笑着挥挥手，我们全部蹦进了车厢里。

我们痴了似的看着一路上的景致，细沙石铺成的公路像条带

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又从车身子下窜出去。两旁的树木和草堆劈头盖脸压过来，又飞快地从我们的身后倒下去。迎面而来的风鼓圆了我们的衣衫，灌进了我们的嘴巴，将所有的腮帮子都撑得鼓鼓的。我伸手去抓风，它们都从指缝间飞快地溜走了。我说风是水。群夫听不清楚，我大声说，风就是水，车上的水。他们也张开手抓风，都赞同我的说法，车上的风就是水，一缕缕，一股股。要是另一只手不用抓住车帮子的话，可以把风捧来喝。

拖拉机已经驶出了我们熟悉的范围，迎面而来的是陌生的村庄，不一样的田野山峦，我们不安起来。我问亚非拉，砖头运到哪里去。他说横凉亭。这是一个从来没听到过的地方，那儿是怎么样的一个村庄？离我们家有多远？我们还能回来吗？亚非拉大声说，横凉亭不是一个村庄。我们不再叽叽喳喳，脸色凝重，又有点茫然。拖拉机还在飞驰，公路上看不到其他的车辆和行人，拖拉机突突地吼叫，这会儿显得那么的单调而又软弱，前方又无尽无头，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和不安笼罩了我们。当拖拉机驶出山口，一个无比巨大的平原摔落到我们面前时，东土哗哗哭起来。平原那样广大无边，辨不清方向，使人无处着落。它不像我们山里，山会把人包裹起来，会把天空切小，会把土地水流隔开，让人的目光有处着落，让人安心，不想傻事。东土哭喊着敲打车帮子，我要下去，我要回家。亚非拉不瞄一眼，仍然牢牢把着方向，拧着油门，一点也没停下来的意思。

东土累了不再哭喊，拖拉机却停了下来。这是什么地方？有许多个巨大的围墙，里面堆满了山似的煤炭，一大垄一大垄的木材

和一垛垛的红砖。很多汽车乱七八糟地泊在那里，几乎看不到人，好像这是一个废弃的地方。许多公路蜘蛛网一样在这里交织，又杂乱无章地四处延伸开去。拖拉机径直驶进一个围墙里，在一堆山样高的红砖旁熄了火。亚非拉跳下车，扔给我们一个铁夹子，卸吧！自己却捧着排竹桶喝水。我们在他咯咯的吞咽声中给他卸砖头，谁的手都没铁夹子的两只手柄那么大，我们干脆扔掉铁夹子，一块一块地搬。亚非拉喝完水又抽烟，像电影里的工头一样指挥我们卸这里垒那里。我问，这就是横凉亭？他说是的，这是个大货场，以前可热闹啦，现在快成坟地了，你们这些山里猫没运气。我说热闹关我们屁事，我们只爱乘拖拉机。哒哒哒，过瘾死了。我说这话时，嘴里模仿着拖拉机的吼叫声，还张开双手，做出亚非拉把着两支方向柄的样子，这可把大家乐坏了。亚非拉也笑了，笑完，在我后脑壳上拍一下，别偷懒，快搬。只要你让我们乘，我们天天给你搬砖头。我讨好他，他很受用的样子。我问，那条最大最宽的公路通向哪里的？他说，那条呀，那条是320，320国道，通向外国，很远很远的地方。外国？我惊呆了，又问，它从哪里来？它从上海来。怎么啦？一个个呆头呆脑的，快搬！亚非拉不耐烦了，说完向凉棚走去。

天哪，上海。我扔掉砖头奔出围墙，站在那条大马路上，向东望望又转身向西瞧瞧。群夫他们也跑来和我一起张望。一条公路，又不是特务，为什么要用320的数字来叫它？难道是为了不让日本鬼子知道？还叫它国道，是国家的道路吗？还是联合国的道路？多么新鲜的叫法呀！国道！还有一股那么大的霸气。怪不得我们村旁

的这条又瘦又烂的公路没有名字。我站在320国道身上，感觉到浑身的骨头肌肉，都在吱吱地长，连汗毛也直竖了起来，有一种要哭又想要哗哗大叫的东西，在心里涌呀涌的。我知道，这是一种见了大世面时才会有的感觉。这个时候，我发觉我的脑子转起来比课堂上快多了。它竟然是从上海来的，还通到了外国。上海，外国一下子不再那么遥远，现在我的脚就跟它们连在一起，我觉得我快要把地球搂在怀里了。我姐一定是从这条大马路上去上海的。

一车砖头卸完，我们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亚非拉从凉棚里慢悠悠荡出来，舒舒服服伸了个懒腰，扔掉烟屁股，摸出摇把，插进拖拉机的红脑壳里，用力一摇，红脑壳哒哒哒吼叫起来。亚非拉将摇把扔进座椅下的箱子，又拍拍双手上车了。我们纷纷爬上去，他却叫我们滚下来。他说他去新登拉木头。我问新登在哪里，他往西指了指。显然，那不是我们家的方向，往那里去会离我们的家越来越远。我们正在茫然，亚非拉说，你们还要乘？要乘就得给我搬木头。东土哗地哭叫起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亚非拉哼鼻子，你们这群山里猫，自己滚回去吧。一按油门，拖拉机钻出了围墙。

在拖拉机卷起的扬尘中，东土一哽一哽哭泣，其他人也慌张起来。我说，你死了爹娘啦？你不是还有脚吗？我不再理他，我被一辆很长的汽车吸引住了，我挥一挥手，他们跟上来。这是一辆装货的汽车，车厢后面还挂着一节很长的车厢，土黄色的油布把两节车厢遮盖得严严实实，不知里面装了什么玩意儿。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车门上那一长串印成半圆形的字，上海市东方红×××具

厂。在“上海市东方红”和“具厂”中间的几个字，连同漆皮一起不见了，还有一个凹进去的痕迹，肯定被谁砸了一石头。我也向这样的汽车扔过石头，它比拖拉机还神气，看到我们在公路上晃荡，便会使劲尖叫，好像这条公路是它的，不滚开就碾死我们。我爬上踏板，往驾驶室里张望，群夫也跳上来，东土他们绕到那边爬上踏板。群夫说，方向盘是圆的，好大。还有那么多大手表，也是圆的。那凳子一定很软，坐上去屁股会不会溶化掉？我说你进去坐呀。群夫拉门把手，门没动静。

干什么？一声喝，两个中年男人到了身后，我们纷纷跳下来。一个精瘦的家伙掏出钥匙打开车门，往里张望。另一个滚胖的家伙沿着车帮查看油布下的东西。他们见没少什么，便让我们滚开。我们稍稍滚开了一点，看着他们忙碌。胖子从驾驶室里取出一只铁桶，晃荡晃荡地往一幢矮房子走去。瘦子双手一擎，掀起了车脑袋上的一大块铁盖子，露出一肚子的机器。我们又围上去，群夫说，你们是不是到上海去？瘦子白他一眼，做啥，小赤佬？上海的高楼是不是要这样看的？群夫抬起头，脸朝天空，做出一副仰望高楼，连帽子都戴不住的样子。瘦子哈哈大笑，小赤佬想看高楼大厦？去，滚开！

我们灰溜溜出了货场，东土却笑嘻嘻的，回家的路上走在最前面。群夫在围墙的豁口瞥见那辆车还没开走，瘦子和胖子也不见了。我们为什么不去上海呢？群夫说。我也向豁口里张了一眼，说是呀，我们为什么不去串联呢？串到哪吃到哪，我最想乘火车了，呜！咔嚓咔嚓，飞快飞快的，真他娘的过瘾。不用买票，毛主席真